

# 韓魏公集

二十七之三十一



狀劉子雜書啟  
狀表

漢書門類		三四二七	九	一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四二七	一	三
漢書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27
		冊數	12(8)
		函號	315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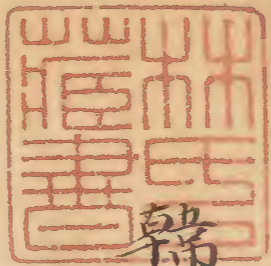


魏公集卷之二十七

宋韓琦稚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淺草文庫



狀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侍

中充陳州鄧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備位歲久自

顧無狀抗章避位屢瀆聖聰而陛下聖監哀憐先

賜手詔諭以開許之意臣嘗因奏謝具述臣已忝

五



三公之列不同資秩亦崇者罷日則有遷拜乞只  
守本官補外今既獲典鄉郡已為罷免之榮而蒙  
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愚短固知不可勝  
克又况總帥兩鎮恩命非常自本朝以來臣僚未  
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為駭愕臣尋曾面奏罄  
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  
固辭惟是兼領兩鎮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  
宗舊制深惜國體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  
全之大賜也

第二

臣此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官資  
兼領將相之重此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自視  
已不能堪副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以來臣  
僚未嘗并授前面對日已曾罄極開陳退復具劄  
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俞旨夙夜震恐無地所能  
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帝特出陛下聖意以示眷臣  
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以報陛下不次之遇  
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於至



榮極盡之外復竊陛下眷禮之厚踰越常制不自  
度而處之則是開通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  
以致陛下命令為永久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  
以勝天下之責哉欲望聖慈深監血懇非有緣飾  
偽妄之辭特詔有司貶麻止除一鎮則上不隳朝  
廷典憲之舊下以安愚臣廉介之守中外聞聽孰  
曰不然臣必望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  
不已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累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報  
乃煩再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已終不遑安臣  
竊觀前世勞舊之人主欲尊其禮遇始必大推恩  
賞及甚知被寵之過愧而不敢當者終則矜而許  
之是故君臣交美見稱於後陛下視唐郭子儀如  
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至除太尉則以時多  
奔競欲身變浮俗遂懇辭不受後除尚書令則以  
本宗昔嘗為之又復堅辭代宗皆從而拜此不  
亦君臣之交美哉今臣二府備位妨賢最久宰政



無狀苟免大戮而足陛下即以陳劉二節并以付  
臣既臣僚未嘗除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為僭倖  
之始且臣之望子儀固霄壤之相邈不當輕引以  
為據然輒舉此而為陛下言者兩鎮非常之命切  
於辭而得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下照  
愚陋早降睿旨改除一鎮以成微臣斷一介之  
志則陛下從人之美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  
陳請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傳宣男忠彥已依  
所乞令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令早入  
謝者承命感慄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欲再瀆  
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字即具表稱謝次其兩鎮  
之命緣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除授臣已三上劄  
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叙不敢當之理日望特  
賜俞允且臣今來獲解柄任既得出補鄉郡陛下  
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男得試館職次男遷  
官而又有甲第之賜自近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



如臣之恩禮優異者陛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俱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義實不可當非是過為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鎮兼自來甚有貽麻體例臣謹伏私第哀祈激切之至

辭避賜第

臣伏蒙聖慈特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第者臣待罪歲久此幸得請補外聖眷推恩已極優異惟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况自來

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欲望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分稍獲寧處

第二

臣近蒙聖慈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宅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降勅付閣門據見貨官宅間數賜臣者臣塵汚冢輔苟免罪黜既得出補鄉郡而陛下推恩太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第重出意外臣豈不知陛下



春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臣出入乃朝廷常事若  
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經久之便臣所以  
規之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飾潔廉以欺罔陛下  
蓋愚慮及此伏望睿明垂察亟如所請庶上全國  
體而臣免負稠重叨冒之愧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彥特與館職臣此來  
忝冒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意眷臣又復  
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絕異矣臣欲罄寫肝膈必

期寢罷慮陛下方推厚禮不得悉如所乞然在理  
當請須合陳露伏覩前朝輔臣子弟有得預館殿  
之職者必先召試中等然後推恩男忠彥欲望聖  
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到等第施行或不中程  
卽如常例既免濫廁美職又協朝廷舊規老臣僥  
榮太至日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遐瀝血誠上千聖聽必祈矜允敢追竄誅伏念  
臣遭會三朝玷塵冢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而復



宿疹嬰纏寢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冒居是以累  
上奏封請避賢路陛下察其至懇卹以久勤特推  
異恩使為郡於鄉里不謂邊臣輕動釁起綏城陛  
下以西顧之憂乃改授臣以陝右總師之任數加  
惇諭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來夙夜傾竭冀有  
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幸天嫉狂孽諒祚遽然自  
亡嗣童訴哀情實效順今其使薛宗道等齎表再  
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  
以成筭付之况西界饑喪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

送款其情可見朝廷所命必皆一一承稟疆堠平  
謐指日可期重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  
疾益以虛悴雖加藥艾尚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  
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陛下欲  
全舊恩必猶記此處分且臣昨罷宰柄本覬稍均  
勞逸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更避煩重今羗醜  
屈伏將容復好亦是朝廷許臣老病少求休息之  
時伏望聖慈早降俞旨俾臣還守相州舊任犬馬  
之賤既獲養於餘生天地之仁固難酬於茂育臣



無任哀祈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再傾悃幅仰叩睿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竊念  
臣自去年秋厚陵終事卽連上章乞還宰柄不惟  
以丞弼之任久媿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稍期均  
逸陛下照其誠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以安衰藹  
不謂赴任有日驟然易此卽權當是時陛下方宵  
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內激不敢苟避慨然西來強  
率昏疲以荅信任若狡羗肆孽未已臣固願以死

自效今虜雖歸款朝廷已議開納使人在境疆埃  
郎寧乃陛下全舊恩矜老臣復許其息肩養疾之  
時也兼臣自五月後來一向臟腑不調故疾相參  
因劣殊甚軍書民務劬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  
還相州舊任少諧願攝實荷生成伏望聖慈便賜  
開允指揮更免累累干犯宸聽臣石勝朝夕俟命命  
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奉詔書石



允者愚誠已竭必覬矜從天聽未回惟知泣訴伏  
念臣稟賦愚朴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勉強若  
違烽尚警敢不以死而扞寇讐及羗嗣已馴亦願  
養病而存視息而陛下諭臣以是渠嚮順備豫於  
暇時况今劇延等四路帥皆是朝廷極選委以經  
畫則地近易為處置臣昨來叨領一道兵寄蓋緣  
事出權宜疆埃郎寧理當廢罷兼臣自入仲夏便  
苦積疹淹延氣體久虛頓覺不任劇事且大馬有  
疾猶能極聲長鳴顧望主恩幸一寬其守禦代勞  
之事今臣羸憊如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  
不念之哉欲望聖慈更不賜詔答便降命旨令臣  
還守相州舊任免填溝壑上累至仁臣無任朝夕  
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奉詔答未蒙賜可豈  
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愚言甚微不足感動徊徨  
怵迫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苦必呼  
天以自聲者安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謂洞然在



上而臨已無所闕隔苟呼之無有不徹而應者也  
若臣晚宰柄之重而就總帥之劇方疆場有警豈  
敢以勞苦辭今羗酋既順而宿疹兼作乃臣疾痛  
自呼之時也伏况事平之後許還舊任大哉聖諭  
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然不可知其聽否也凡  
臣聲其區區切剝之懇於陛下至于三矣而陛下  
不即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  
不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職局  
當罷衰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疴物性既  
安於所宜君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局酬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祕書承克祕閣校理忠彥齋到  
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相州  
舊任不允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老臣之訴  
以誠豈無恩惻從而後已罪敢赴誅今詔旨諭臣  
特以羗變難知邊備宜謹責臣豫慮未容辭疾以  
去臣復思之戒心雖未易保然使人繼至朝將將



許其納款非如訓兵伐罪之際在於此時僅若無  
事邊備雖不可弛然有諸路守帥分制閩外非必  
多病昏疲之餘獨可倚辦且臣初辭重柄本祈均  
佚今積衰疹愈難任劇當疾勢可治之時陛下若  
念其久勞少賜息肩之地即異時氣體稍完猶可  
為陛下之用苟此而不顧必俟其疾及膏肓先犬  
馬而填溝壑始憐而信之固已晚矣伏望早降俞  
命俾還舊守得諧休養實荷再生臣無任祈天俟  
命激切之至

第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五上劄子乞還守相州特降詔  
書不允者血誠已竭而君父不為之信邊患將弭  
而朝廷過為之憂若不重瀝肺肝必期開允則老  
臣孤遠遂同無告之人竊念臣向在近司已嬰宿  
疹然當時病根尚淺筋力粗可技梧自今久疾以  
來精識頓然昏悴苟不容其治養得遂少休則最  
爾微軀必致溘先朝露長辭盛世不盡孤忠且當  
西轡之初臣則便膺帥任雖力效駑淺而一無異



益凡所指授無不親承廟略陛下僅許臣罷者豈  
無奉行成筭之人可繼臣之後者况西人所議且  
又當稟朝命若謂事平之後尚須經畫則臣累陳  
四路之帥聞見至近責之備豫則必人盡所謀當  
此之時陛下何惜不早擇材者代臣使還鄉任則  
臣犬馬之賤荷陛下再生復免奸權竊位不自量  
力之毀陛下亦無顧遇舊老強之以疾有傷恩禮  
之薄既以保愚臣一介之節又以彰大君全育之  
宜中外聞之孰云不可臣不勝勤懇之哀祈俟

命之至

第七

臣准樞密院相繼遞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臣  
累上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允者呼天以訴雖若未  
聞惟疾自量固難中止緣茲得罪是亦甘心竊念  
臣昨罷冢司獲叨鄉守誠知過幸蓋本均勞自西  
事暴興遽然易此帥任臣不敢輒辭老朽義當奔  
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經營卒無明效加以寵  
榮之過災釁自生疾病嬰纏始涉時序近雖猶能



牽強其如精識顧衰總制大權顧疋瘵者豈容冒  
虜况夏人至延州請命議事多日朝廷處置大得  
其宜間已許宗道暫還諒旬浹之間必再齎誓表  
過界則長安開府理當先罷以釋戎心之疑其向  
去備豫之方不過浚葺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馬  
審探事宜此乃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于將  
佐官屬亦悉能選擇保薦又凡事自皆直稟朝廷  
則臣之在雍不同用兵之時或有施為朝廷若且  
要存此虛名即何人不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  
陛下可以留念舊物少垂寬假之恩伏望矜宿疹  
之已深信德音之前論俾臣亟還本郡少息昏疲  
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身未殞圖報可知臣無  
任孤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第八

臣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至伏蒙聖慈特賜  
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別為西  
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於父母  
之愛惟臣訴上亦思畫蠖螿之誠感泣以言聖明



當諒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授惟知忠義是為  
報國故當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輒有辭避向在兩  
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疹每遇夏秋後多為  
脾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四日遠亦不會出旬  
則能出赴朝參不妨職事今臣已六十一歲涉歷  
憂患固多氣血日衰不能勝任疾病自入夏來臟  
腑復泄脅氣乘虛動作遠月餘日全然妨廢視事  
近雖勉強而出頓覺昏疲惟是肌骸止存皮骨臣  
因自忖度若疆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枝梧尚恐有

誤國家無益大計况今羗離送款遣使再叩延安  
朝廷已遣韓縝等與議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伏  
從命臣故於此時深望陛下念臣攀附二聖粗竭  
忠力特垂舊恩許臣還守鄉邦少遂休養况盛時  
難遇真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間氣體稍完復思展  
效不忍默默甘與犬馬同盡陛下若謂事平之後  
尚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人境界百  
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為經營永興去諸路各一十  
餘程邊事既難遙度不免却牒本路詳酌只是空



費文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曆中與契丹再議通  
好之後富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河北宣撫及元  
昊將許封冊是時臣充樞密副使范仲淹充參知  
政事亦曾相繼出往陝西河東宣撫今朝廷將容  
西人請命若遣二府大臣一起西邊經制事既目  
覩則朝廷易為聽從何必責臣久病精神竭耗之  
餘謂可倚任其敗事必矣今臣男忠考回闕敢附  
此血懇重于宸聽伏望天地之造早允前請臣不  
勝孤誠迫切哀祈俟命之至

修仁宋實錄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勅提舉編修仁宋皇帝實錄近已了畢見  
抄錄進呈次臣竊以仁宋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其  
間事迹至多兼自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并日  
曆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昨來遂旋  
伺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路取索臣僚墓誌  
行狀多以年紀之遠難於尋究以至經歷年歲若  
非修撰官手珪等與檢討官員多方檢證殫極聞  
見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典使煥然詳備臣雖



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久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寄臣李沆李沆吊夷簡曾提舉編修太宋實錄及三朝國史並曾陳請書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臣昨赴陝西日已曾面奏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吊夷簡之例亦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累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提舉名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吊夷簡之例施行若朝廷將來誤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睿聽懇以死請得如奏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齎年詔賜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且大名為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惟君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諭者此乃陛下加禮臣過示仁卹且慮犬馬之誠或有所蘊度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牘披瀝血懇方得還守鄉



郡陞見之日陞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故許臣亟  
赴本任臣今臟腑雖稍寧息然肌骸依舊虛勞近  
復氣攻左臂舉動頗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多  
方調理未得痊卒况到任未及百日方諧保養若  
遽然又當煩重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  
之以死實恐有誤國家惟陞下天地父母之恩若  
容臣更養疾三五月間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  
則臣奉承聖寄或可勉強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羗  
人絕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廷尚動加沮

詰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賴陞下聖明垂  
照方獲善退此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失業  
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軫  
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徒臣北京  
便為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似  
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陞下雖得命世大賢使當  
此任料亦不能少濟矧臣素稟愚朴何以勝其大  
責哉惟陞下深監前事無俾老臣重居有過之地  
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



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相接易為裁處今若又直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首日程琳陳報中知其無益並曾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如陞下俟臣稍康必徒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報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哀祈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齋賜臣詔勅及傳

宣撫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寧訓諭當強率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惟朝廷謹擇師臣使得專制則事皆耳目相接易為裁處故首日程琳陳報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



路若將來從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  
今却授勅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  
朝廷不崇虛名使邊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  
廢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  
日前若忝竊權任不自量力却致曠取雖陛下以  
重責加臣何益國事欲望膺明照此別賜指揮許  
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以安愚分臣見交割相  
別公事與通判說且在本別候得俞旨進發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臣輒傾愚悃仰冒聖聰顧權任之非宜在衰疲而  
當訴竊念臣自前年秋以被疾之久得是補鄉郡  
到任未及百日蒙陛下特遣中使劉有方齎手詔  
賜臣以河朔地震水災將以授臣大名府兼欲除  
臣河北四路安撫使臣以所患尚未痊復尋具懇  
奏且乞更容治養仍以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  
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事耳目相接  
易為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則恐徒翻空文  
使逐處愈難承稟相次蒙再遣中使李彞舉賜臣



詔勅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臣復叙  
前說乞只充大名路安撫使又蒙降詔不允當是  
時河朔一路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  
道路不絕臣上體陛下宵旰憂勞累詔付委之意  
牽強承命不敢固辭赴職以來雖罄竭愚短思副  
責任之重而卒無籌畫以救凋敝玷辱恩遇已踰  
暮歲賴陛下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孫庸  
歸復疲瘵一蘇緣邊震壞城壘並已修築完固至  
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又皆得良帥鎮靜疆

垂晏然北虜絕無事宜重惜盟好兼臣犬馬故疾  
日益日深當一道可虞之時安敢不以死自效今  
幸安帖如此若尚冒此職實為冗長須至復申前  
請欲望聖慈垂恤沛然賜詔許臣依昔日陳執中  
程琳各以河朔無事得辭一道安撫之例令臣只  
充大名府路安撫使臣若宿疹未甚發作且支持  
猶冀勉率虺孱葺綏所部或有毫髮上報睿仁

第二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特



賜詔書不允者愚衷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意未  
俞敢貪權而遂黜切以臣前年冬奉勅就差判大  
名府兼河北路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災之後民  
流失業臣猶以為定州真定府高陽關路各有帥  
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河北路安撫使則徒翻  
空文使列郡愈難承稟凡三曾具此奏免即非今  
日始有辭避况河朔自去年以來繼獲豐稔編戶  
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經畫邊垂安靜臣於此  
時尤不當冒處茲職不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例

請更以近事明之昨西邊以緹城釁作朝廷命臣  
判永興軍府兼陝西經畧安撫使後以羗離請命  
事宜漸息臣以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  
永興軍一路安撫使其廊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  
以各修職事至此有何妨闕無臣向以多疾獲罷  
宰任本薰稍休僻郡以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暨  
責至重之處故臣宿疾之作無暇攝治纏綿累歲  
肌骸益以疴瘠識慮益以昏耗幸此無事之際誠  
望陛下垂惻老臣驚蹇力殫使少寬負載之勞特



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獨國家因事  
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其分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八

宋韓琦維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狀劄子

北京乞就移徐州

臣直寫危悚冒聞慈聽願加憐於老疾俾稍就於  
安全竊念臣自治平四年秋懇罷冢司請從外補  
不獨以素餐之久大懼滿盈蓋復以宿疹所嬰庶  
諸治攝陛下照其誠實即賜矜允不意西垂騷動



北道震災繼督疋疲使當重責義難辭避力竭虛  
孱及此三年偶逃曠失始命許均勞逸而于今尚  
困劇煩加以臣連歲以來入夏之後脾胃疾作泄  
注不止精神益耗皮骨僅存深虞漸向暑炎其勢  
愈加平昔向遇朝廷急難之際臣敢不效死而前  
此幸一路豐穰兵民安帖狄人敦好邊堠晏然是  
陛下可以垂軫舊老少容休息之時也近雖蒙詔  
旨得解三路安撫之職然大名當國北門之衝事  
實不少固非養疾之地伏望聖慈特回天地之造

就移臣徐刑一任以其地偏事簡漸得訪求醫藥  
安心調餌三二年間猶覲殘軀粗遂卒適苟蒲柳  
之質未至極衰然大馬之誠尚期有報

第二

臣近以連歲以來夏秋多病今一路無事乞就移  
徐刑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疋疲所訴莫匪  
至誠眷論有加未垂恩可茲哀叩必覲矜從竊恐  
念臣歷輔三朝惟殫一節以孤忠而自進承累聖  
之誤知向以備位冢司久妨賢路懇求補外以治



宿疴陛下始命均逸鄉邦而亟使當西北繁重之  
任臣雖衰朽尚且力自牽勉以副陛下宵旰之憂  
今幸北道歲豐兵農安謐而臣積年抱疾振本日  
深每至夏秋則其勢增劇大名衝會之地其實不  
能支持譬夫馬牛已竭力耕代勞之用老且病矣  
而尚且暮驅之不使休息則恐有傷豢育之恩不  
得無將死溝壑之歎也欲望睿仁加惻早賜就殺  
臣徐州一任俾羸駑之質稍從芻秣之便歲月差  
久膚革粗完則其區區報主之心固不敢忘

第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乞就移徐州特賜詔書不允  
者臣竊以被疾而辭劇人臣量力而知退也推恩  
以從欲聖主察誠而貴恕也故量其力當退而不  
退則必速貪權之禍察其誠當恕而不恕則有傷  
陛下之仁茲臣所以不避重誅固以誠請至于再  
三者惟陛下察而恕之不傷至仁使免趨於禍敗  
也重念臣犬馬之疾留伏曾脅積成大孽根柢已  
深加以仍歲以來脾胃頓弱自夏涉秋泄注不止



精力耗劣不能自持向遇朝廷有急難驅策尚且  
勉强承命然責任既重思慮益勞宿疹因而乘之  
內戕日甚今幸一方安帖農畝屢登至於邊垂寂  
無警候陛下不於此時容一久病老臣俾脫去衛  
要付之事簡之地稍從治養必俟其膏肓之釁危  
不可解填棄溝壑期在且暮然後憐其所訴蓋無  
及矣欲望陛下矜臣迫切之懇謂非矯妄早降睿  
旨許從前請儻蝶螳之命知可保於餘生則天地  
之恩固不忘於再造

第四

臣近三上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  
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齋賜詔書不允所乞者  
恩禮之重非衰朽之所克勝睿訓矜存感深以泣  
固當上稟聖諭以免一時違忤之罪然於去就之  
分理有未安君父至仁而懷情不盡示豈免異日  
隳敗之誅何者蓋自北道地震水災民流去貫方  
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全以屬臣當此之時臣勢  
有可辭而不以為辭今災震既息流徙既復民和



歲穰幾至無事而又去三路之煩而就一道之簡  
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外而觀臣則有若所措倒  
錯而圖安已甚在臣自省則以為前日之不辭者  
力猶可勉今日之必辭者疲不任劇而猶貪冒權  
任勢將顛踣則上不能勤宣陛下利澤下不能深  
寃兵民疾苦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  
重易臣一州而俾臣負三不能之患恐非陛下所  
以厚仁恩念舊物之本意也臣識具材術固無足  
過人如天性所得之多而私心自信之篤者惟至

誠朴忠爾今臣以朴愚之誠叩陛下僅陛下垂聽  
而哀憐之使養疾僻州避遠要劇物性得所則疾  
平可望兼臣尚有餘懇謹附李彝舉面奏孤危之  
迹夙夜彷徨幸陛下早賜安全則天地之恩臣雖  
九殞不能上報

到魏二年乞刑相州

臣竊以事君無隱懇必伸陳力不能病焉馬難強  
此傾危惘諒惻聖乘伏念臣自解冢司繼膺重寄  
勉當西北之事粗殫夙夜之勤而臣稟氣早衰連



年被疾夏秋之際未嘗少寧腹脅之間積成深患  
以至精神日耗皮骨僅存大名當北道之衝庶務  
尤劇比牽昏拙幸及再暮雖思矍鑠以自持實覺  
庭疲之不逮欲望聖慈特矜老舊曲賜保全就移  
臣刑相一郡稍留歲月訪求醫藥苟未殞於餘生  
補報國家冀少施於異日

第二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暮乞就移刑相一郡伏  
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以疾辭煩此固人臣之

分推恩從欲未回君父之慈重剖孤誠必期可報  
竊念臣早以非才多病獲解近司本圖均逸而少  
休俄歎服勞之不暇方辭西帥又易北都事務益  
叢寄責愈重臣若犬馬之軀粗健蒲柳之質未衰  
猶當策勵尪孱補報萬一其如宿病寢劇累歲莫  
瘳脾胃久虛而易傷形骸至悴而不復精神殆竭  
瞻視日昏况當一道之會衝固已二年之牽強苟  
覆盆之照終恹則填壑之先可悲伏望陛下少思  
簪履之微特回天地之造矜此肺肝之上訴出于



筋力之不支早賜俞音俾遂前請儻被再生之施  
惟堅效死之心

第三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暮兩具劄子奏乞就移  
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聞臣之  
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嬰久疾訴于其親未有不  
哀而憐之者故雖有煩重之事則不忍勞之懼其  
疾之增也苟有求治養之便則俯而從之庶其體  
之安也必俟疾愈然後責以幹益克家之道未有

不竭力盡志以報其親者也臣衰拙無狀過膺重  
委不幸得疾淹久逮此累歲北都衝會之地任越  
再暮心力耗殫自顧不可勉強仰而訴于陛下再  
三矣螻蟻之誠不能感動仁聖是將填棄溝壑無  
有生理恐傷君父所以垂恤臣子之意伏念陛下  
稍念舊物早賜哀憐特降俞旨就移臣邢相一郡  
使久病之軀既免嬰煩重之事又得從治養之便  
若犬馬之疾漸獲平愈則豈敢惜草芥之命忘報  
大恩



第四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暮兩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至此多日未奉俞旨今却聞有加恩再任之命夙夜震駭益無容處之地竊念臣累歲以來宿疹加劇北門衝會之地自顧不能牽強所以殫竭誠懇謂能感動仁聖陛下若以臣所陳謬妄意在邀勒朝廷則當明加竄殛以誠不忠儻以臣犬馬多疾衆所共知君父之慈理當垂卹卽望早賜檢會臣累奏就移邢相一郡漸冀調養以全衰朽風

聞果實決不敢當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暮三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今月二十二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齋到告各一道伏蒙聖慈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判大名府者復司筦鑰仍換節旄恩與願違敢畢愚懇伏念臣久勞多病日瘁一日而猶遲徊強勉不敢亟去甫及二歲然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北顧之託冀閱其日



月之久而筋力不支然後有可從之理今乃蒙改  
恩遣使再委重寄丁寧賜諭不許訴免上心圖舊  
可謂隆厚矣在臣愚分益以難處且前日之所以  
辭是力不勝劇也若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邀而後  
得也名爲辭劇而實若邀而得之此豈事君之道  
而非臣之素守也陛下卽哀臣旣憊不忍遂廢猶  
如臣前請俾顯醫藥心休體佚自有生意犬馬未  
斃尚效餘力矧北門衝會非養病之地儻再勞歲  
月或殘軀不保是寵之適足以害之也恐非陛下  
所以愛老臣之意伏望特回鑒照曲全衰朽早賜  
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便調養形骸雖蕭苟完復之  
有時溝壑未填免哀憐之已晚罄輸血懇決俟矜  
從所有勅告不敢祗受臣已牒北京權送左藏庫  
收掌聽候朝旨

第二

臣近上章辭免加恩再任乞如前請就移邢相一  
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君命雖嚴臣誠當審有  
不敢免勢難復陳其合必辭輒罄愚說伏念臣自



解政柄曾不得少均勞逸連當西北重寄首尾五  
年今守鄴都幸越再歲久疾衰憊日不能支所以  
力丐閑州稍圖治養陛下不以驚蹇疲頓謂可謂  
任一遺使指三降詔諭丁寧開曉欲其必從臣竊  
思之臣老病加劇屢以誠訴陛下未加軫惻且使  
再司留鑰不過勉強顛踣負愧猶淺若加恩換節  
則理不可當蓋臣之委質惟上所使豈有先推寵  
典然後期以受命事君若此臣獨胡顏况臣名品  
已重分量已溢辭隆戒蒲尚恐招悔更茲叨竊其

實難處臣所以義當堅避必得請而後已也伏望  
陛下俯回堅照特追新渥許仍舊節俾之再任徇  
一夫必至之懇全老臣自處之分免隳素節期報  
大恩

第三

臣近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乞仍舊節俾之再任伏  
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血懇已殫宸慈未諒敢  
冒誅竄終期開允竊念臣本以嬰纏久疾不堪劇  
事幸茲再歲輒以誠請覲得閑僻之地少安衰朽



天高聽遠不能感動而乃特加恩典委以再任臣  
既屢辭不獲更不敢以病軀自顧願效犬馬雖卒  
致僵仆無所憾矣亦望陛下推父母之愛委曲全  
護無使臣盡瘁許國而晚涉邀寵之迹亟進換節  
之命不為收汗之難則授受之間上下兩得此聖  
詔所謂君使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也

謝令男忠考撫諭

臣今月二十三日男忠考奉使契丹過府具道朝  
辭日面奉聖旨令到北京特加撫諭臣老拙無狀

日極衰疲惟懼曠隳有孤寄任豈意陛下不遺舊  
物尚賜記存臣男忠考才名過人歷事尚淺亟  
被選擢將趨虜境往來由臣治所衆論以為至榮  
父子遭會聖明優異如此惟堅忠孝之大節少酬  
天地之殊私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臣近兩上表乞還旄節就移邢相一郡再煩詔諭  
未賜恩允豈螻蟻之懇不足以感動天聽邪將陛  
下以臣所陳矯妄苟避煩劇之任邪夙夜震恐愈



不能安是敢仰冒重誅復罄其說竊念臣素有宿  
疹結伏骨下加以臟腑累歲未嘗調適當氣血未  
衰之時頻以藥石攻治猶可枝梧今年老體虛飲  
食減退故疾勢乘此有加無瘳近復流注手足時  
發攣痛臣之此患衆所共知非敢造作上困君父  
大名當北門衝會事務喧冗殊無頃刻之暇以自  
調養况勉率疲悴已過三年臣又聞天道抑高神  
理害盈而臣坐尸厚祿無補聖時宜貽身災以示  
陰譴陛下若於此時許臣辭將相之重改邢相一

刑使得親近醫藥少逭滿盈之罰則餘生再造在  
陛下今日一言也伏望不賜詔荅早降俞命免臣  
哀訴不已益重于黷之罪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三上表願納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  
特降詔書不允臣竊以父母之視其子惟疾則為  
憂臣子之事于君不能而後已命大名當衝會之  
地事務至繁復兼一路安撫之任而臣抱疾累年  
積成沉痾以至形骸尪瘠精神耗瘁幸而罄此驚



劣已越二年自度殘軀更難勉強所以屢傾悃悞  
上叩仁聖願解將相之重易處閑郡少期休息以  
便醫藥而天高聽遠尚未有惻然開允之意則是  
子疾已甚而父母不為之恤臣力不逮而君上不  
容其退非填乘於溝壑則蒙被於罪誅必然之理  
也不勝夙夜危迫之誠伏望陛下推父母憂疾之  
心察臣子知止之分更不賜以詔荅早降俞旨蠲  
蠲微命庶幾保全天地大恩如何報塞臣無任哀  
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四上表以連年被疾不堪劇事願還旄節就  
改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荅不允臣便合仰  
遵訓諭勉效所職然遇陛下不遺舊老恩卹素降  
故敢不避重誅復得甲其悃悞竊念臣犬馬之齒  
今已六十有五前去七十止有五年而宿疹日深  
困劣殊甚桑榆之景指刻頽落北都臨控衝要牽  
強朽拙已踰考績之期所以屢剖血誠冀得一閑  
僻之地治養殘骸不使紛冗之務日夕攻戕枉殄



生理則螻螻微命陛下之再生也若陛下以未至  
僵仆不容量力直俟駕蹇委棄于溝壑之下始加  
憐惻蓋無及矣伏望稍回聖念早命前請辭意重  
復瀆過再三未賜矜從終難自己臣無任哀祈激  
切之至

第四

臣伏奉詔書以臣久病乞納節換郡螻螻之懇未  
垂矜照竊念臣之積疹稔在睿聽至蒙遣使近賜  
傳問謹因其復命輒再具劄子附聞若其自當要

劇實滿三年衰病之軀不能勉強固已詳陳之矣  
陛下仁性堯舜一塵省覽雖北道獨臣可倚猶將  
哀憐而聽其去矧方今耆哲俊德任于外者不一  
皆可擢以代臣有足寬陛下北顧之慮何特強乞  
劣不堪之餘哉竊疑前奏未獲上達故有今詔伏  
望陛下天地父母涵育愛卹察臣前陳危悃許移  
刑相一郡臣之餘生殘質可保與否繫陛下今日  
德音一發爾雖然臣決知陛下不忍置臣於不可  
保之地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五

臣近累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二年懇  
還將相之印庶就閑州少安瘁質伏蒙聖慈特降  
詔書不允仍斷來章者此見陛下眷倚之意至隆  
至厚自顧犬馬何以為報然臣孤誠迫切所訴已  
煩竊惟睿明無幽不燭而獨臣有若未照者所以  
不避蕭斧之戮復此披露伏念臣早辭宰任得從  
外補本覬少均勞逸而迄今首尾六年連處西北  
要劇之地寄責殊重憂勞日深宿疹乘之未嘗少

寧適幸而大名之任已越三暮方朝廷進擢群材  
日新百度之際當得精敏明健之臣推行恩詔以  
濟治功而臣疾病累年心力殫耗衆務叢委動覺  
不能勉強儻陛下此時俾臣還上旌節改守邢相  
一郡庶可以親近醫藥完養衰殘歲年之間或能  
再備驅策必若石於朽未許息肩雖丐請頻仍  
一切不回天聽俟其職事墮敗昏謬有迹監司明  
糾朝儀公行陛下雖欲救臣不可及也上以損陛  
下不忘舊臣之惠下以喪愚臣知止易退之節始



終之義恐非兩得况聖詔謂久勞者當處以逸陛下既知馭臣之道理當然矣豈忍不少假老臣躑躅之余踐而行之哉伏望深垂軫察檢會臣累奏早降俞旨施行臣以有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六

臣近以犬馬多病不堪劇事願納旄節改治僻郡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李憲齋賜詔書湯藥曲加撫諭臣臂痛發作如要醫官陳芻藟可即奏來不令再上文字者此見陛下覆育之意過於

天地隆於父母感極以泣未知所報然臣有危切之懇因得冒聞聖聽竊念臣稟氣素劣宿疹已深藏府累年未嘗寧適縱煩國醫診視且非急遽可治之疾若得於事少地偏之處以歲月調養猶有痊復之望今大名併廢外尚一十五縣民務至冗河防多慮使傳交馳而臣以衰病之軀當此煩重故形骸日悴精力俱竭况茲勉強實滿三年此時陛下若不特加恩惻俾遂息肩則填棄溝壑指期可俟伏望睿明深察早俞前請臣只守本官就



移刑相一郡免罹陰譴盡荷聖仁

第七

臣近上劄子以累上表願還將相之印庶就閑閒少安瘁質乞早降俞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驚力不任終歸斃路危誠屢瀆亦速竄誅惟等死以難逃幸蓋高之或聽伏念臣積氣留滯久成大病藏府累年未嘗寧適殘軀日以枯瘠衆人之所見知今歲入夏以來病已發作近嘗加艾數百卒無小瘳大名當國北門庶務繁總雖欲勉強實

哉生理所以累形奏牘上叩睿仁冀易閑閒少諧治養而老臣孤遠雖罄竭肝膈終未能感動聖衷夙夜震憂愈無所措臣竊見韓絳在鄧以素有先瑩之誓懇乞休退陛下雖未卽如請亟命移領許昌俾從鄉里之便况臣守魏已越三歲抱疾殊久大明在上必無偏照慈親之愛豈有不均但恐宵旰所勞思未及此伏望陛下念臣雖衰朽無狀然累朝舊物粗輸忠力直以老病不能當劇授許君父少加憐察特依近例許臣還上旄節就易刑相



一郡天心從欲苟貸餘生神理害盈免貽陰譴

劄子 乞守本官移邢相

臣罄剖血誠不避煩瀆天聽念臣早以犬馬多疾  
久冒宰職懇求補外冀便調養不意連當西北重  
任事益煩委臣受國恩深敢不盡力柰何臣嬰纏  
宿疹日甚一日氣攻兩脅發作無時近復流注于  
足右臂艱於舉動去歲裁府直至終冬尚不堅固  
將來入夏必是轉難支持皆由臣竊祿過優故身  
被此災譴大各處北道襟要庶務紛冗自度衰劣

不能勉強臣已上表乞納旄節改治閑僻之地伏  
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曲軫舊物察其老病不  
堪劇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幸其事簡  
得近醫藥俾延殘喘實荷再生臣無任虔祈激切  
之至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臣近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能久當要劇已兩  
上表乞納旄節就易鄉便一郡血誠雖至天聽甚  
高日覲俞旨沈然未下今日十一月十一日忽然風氣發



作右髀一支即時不能舉動尋加艾服藥連日急  
攻幸而疾勢遂衰不成殘廢此乃天戒盈滿陰示  
戒罰伏望陛下曲矜舊老益困沉痾特推大恩而  
存餘生不使無告而趨歿所率頌可詔改治偏州  
俾臣得愛養精神補完氣血少休歲月或就痊平  
則天地至仁宜何以報臣無任祈天俟命哀鳴迫  
切之至

第二

臣今月二十一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

當御藥院劉有方到府伏蒙聖慈傳宣撫問以北  
京地重籍臣且令在任不須更上封章者聖意了  
寧謂猶可任病軀勉強實已不支今方拙疹之有  
加蓋恃至仁而敢訴伏念臣冒榮過量憂職早衰  
自西解於帥權復北膺於闕寄宿疹間作比歲相  
仍大府當衝無時少暇精神坐耗皮骨空存頃因  
再任以來通及四年之久遂申前請日覲俞音不  
謂特走貴璫親傳天語陛下之眷誠厚不許辭煩  
愚臣之意未通唯知灑泣况臣素餐之咎陰謹不



容旬日前右髀一支驟纏風恙雖火攻亟用救治  
稍痊而疾勢不輕去來<sup>未</sup>知若尚嬰於冗劇必隨隨  
及於廢殘臣竊見呂公弼昨帥秦遼以疾請汝陞  
下惻然垂允遽易河橋既而以所患未平又求宮  
觀陛下卽除宮使以便養頤唯臣久病已疲再任  
已滿前後懇奏略不能感動聖聰得非過忤之深  
自取踈異夙夜惟念愈不遑處伏望陛下廣無偏  
之施推不忍之慈勿使勞苦而屢以呼天且矜齷  
齷而勢將就歿早收使節改治方州止期歲月之

間浸求醫藥之效則白骨更肉盡自生成赤心置  
人如何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伏蒙聖慈差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移判相州  
勅一道及押醫官副使陳易簡診視臣已上表稱  
謝竊念臣冒寵踰涯連年被疾如近嬰於風痺實  
自致於身災罪以不避再三屢祈慈惻果特回於  
睿睎得還治於本邦惟天地施不報之仁使蠖蟻  
有再生之望臣雖百頰何塞萬分其陳易簡臣欲



令詳究病源熟議合服藥劑更留三兩日卽遣赴  
闕次蓋恃至仁不勝戰懼臣兼覩文表博賈昌朝  
李昭亮前在大名府移替之日有旨並令交割公  
事與轉運使一員發赴本任竊聞韓絳已許朝覲  
既到闕見辭恐須稽留日數欲望檢會前來體例  
早降指揮許臣只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訖發  
赴相州所貴便遂養頤上符恩卹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勅并支賜申狀

近蒙降到勅告一道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

府令再任并通中承領得支賜中書劄子一道尋  
並牒送大名府於左藏庫寄納具劄子辭免今月  
六日蒙賜詔書已允所乞并別降到勅一道令再  
任已祇受訖者右具如前所有上件加恩勅告并  
支賜中書劄子各一道今差隨行使臣奉職張世  
昌赴中書投納謹具狀申中書門下謹銀狀上

甲寅秋乞致仕

臣近以年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  
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



有方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不得更上  
封章者病質將顛輒茲告老詔恩加卹未許歸休  
重竭丹愚終期軫惻竊令臣昨任北都衝會之地  
四周歲籥病力不支屢瀆宸嚴乞還鄉守卒蒙開  
可少獲便安而臣祿過災生天不容祐宿疹攻作  
更甚曩時今四體所存但有皮骨一身自視已極  
膏肓若猶顧戀寵榮不知止足一旦溘先朝露則  
臣死有餘責况臣犬馬之齒更百餘日已是六十  
八歲七十致政日月幾何臣所以決求引去者蓋

望陛下垂惻舊臣於此一二年前許歸田里使得  
安心治疾以保餘生斯則特出陛下優異之恩不  
從常例上以隆陛下善養老之德下以免老臣不  
量力之罪中外聞之孰不勸激若令必俟年及則  
自是輕禮常典凡在百辟皆得還事何以異於衆  
人兼劉有方備見臣形骸病悴絕然不類舊日臣  
之所訴豈敢欺罔聖明欲望陛下天地之造察臣  
前所懇述早賜矜允則臣生年死日敢忘至仁



臣近以衰年多病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  
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  
惟簡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以臣不同庶官  
宜體朝廷眷待之意不令更上封章必難從者臣  
輒還君事輕冒天威而煩陛下西遣使人曲加訓  
諭恩禮優異事極殊常遠近歎驚衰疲改觀螻蟻  
之賤如何報塞唯恃仁卹重此披露竊以七十致  
政禮之大方然及期而不能去者多而未及暮而  
能去者鮮蓋貪權貪祿人之常情知足知退士之

高節臣之此舉豈欲專矯常情而自取高節哉誠  
以材微福過天理不容貽此身災頻年被夜精神  
日以昏耗筋力難於勉強方朝廷求治有爲之際  
不能推行法制少救凋殘夙夜駭憂莫知所措若  
尚宴安鄉郡不思退藏雖陛下常賜保全而天下  
之責不淺臣所以決然告老了不自惑者實望陛  
下念臣宣力三朝久勞多病得於七十以前不循  
常例許臣退身田里治養宿瘵安然待盡則陛下  
大恩雖天地之造不過也萬世所觀足爲榮耀一



時之勸實厚風俗君臣之義可謂兩得矣且陛下  
愛臣撫臣如此之至而臣將再瀝危懇願遂雅志  
者豈敢故有違忤自掇廢棄哉蓋臣子以疾求退  
仰訴君父察情觀過理或可矜必貸重誅賜以命

第三

臣近以衰老多病三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  
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裴  
皇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體認累降旨

命宜寢所乞者老病乞骸人臣常分而煩陛下三  
遣使指累諭德音訓撫丁寧不容謝去雖簪履服  
御之舊未忍遽捐顧犬馬疾疹之餘何由自效恩  
深報淺感極涕零臣聞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而臣頻年以來宿恙攻作精神日耗疲劣  
異常久安鄉邦坐竊厚祿當止不止可謂不能以  
道事君者也夙夜惟省媿不自安所以疊上奏封  
願歸田里庶諸治養以保餘齡而陛下但以老臣  
歷輔三朝粗竭忠力雖有衰毫不職尸素無耻之



罪一皆掩而不問荐加慰勞未許退休臣上體陛下垂卹老臣禮意如此之厚更不敢重陳悃愾上瀆聖聰勉策疲駑以就職事然沉痾內梗日久日深年歲之間勢必增甚至時不免復申前請伸叩上仁預輸哀切之誠幸賜記憐之造

乙卯夏乞致政

臣近以年老多病日益昏耗公家之事愈不能支竊惟陛下有堯舜之仁天地之度若以至誠上訴理必矜從遂上表再乞致仕伏蒙聖慈復差入內

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  
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加訓諭老臣無狀何以副陛下眷留存記之異然念臣所得之病其來已久盤結深固內攻不常乘衰肆孽醫藥不效况叨鄉守又過二年竊祿偷安物議輕笑心常自媿疾亦隨增若得釋去吏文罷接人事是歸私第專意調養庶幾蠅螿之命稍延歲月乃陛下再造之大恩也或者以文奉博年及七十近乞致政陛下以此門所倚之重再三矧勉尚不容去謂臣年



齡未及求退必難臣以為不然奉博氣宇康強衆所共知起居飲食壯者或不能及陛下未許謝事奉博不敢固辭此可謂兩得其宜也豈如臣積恙歲深有加無減形神俱弊皮骨僅存乃是將入溝壑之人固與奉博不同惟陛下憐而察之早賜開允

第二

臣近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齋賜詔

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諭聖意及有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勅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以病乞骸誠乃屢瀆無名加寵義孰敢當惟恃至仁必容懇訴伏念臣身嬰宿疹未嘗少康鄉郡偷安坐踰再歲顧衰殘之日甚思勉強而不能遂此拜章復祈謝事不意特推渥命再守本邦求致政而得換節旄慙尸祿而又臨鄉里於臣去就之分始末何安雖陛下以簪履為思過憐舊物而天下之人觀臣舉措不惟自取棄薄豈



不玷累國家且臣向任北都嘗因蒲歲乞移近鄉  
一郡其時蒙朝廷有改節再任之命臣尋累奏具  
陳始因自請乃得加恩事涉要君其罪至大終感  
陛下垂察乃令繳納告勅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  
聖寄匪輕遂不敢更辭再任今臣在相州開僻之  
地常媿素餐因疾屢請退休安可輒當此禮况臣  
天嫉盈滿自速身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內藏  
府泄痢只作常年夏秋脾胃虛弱調理溫補太過  
一旦徧身黃發亟用涼藥驅逐踰旬黃始漸退惟

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料犬馬

殘軀不日即填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苦如此非  
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察臣前後誠  
請許歸田里臣既得心安無事專意藥餌頽暮  
之年或得稍延殘喘實陛下天地之大賜也

雜表狀

大使回諸州去日遠迎

右琦啓此者爾將朝命遠奉聘儀方道出於藩圻  
卽刺通於候舍猥承隆念先枉珍題認降挹之有  
加同悚截而期在

副使



右琦啓此者睦隣修好展幣戒行顧名部以經塗  
辱芳函之垂問卽諧款晤彌積欣銘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二運使去日遠迎

右琦此者聘結歡隣叨奉建旌之命塗經會府卽  
申修刺之儀豈謂過沐隆慈曲頌精翰荷遜勤之  
良厚固欣悚以兼常

副使

右琦此者叨聯使節出奉聘儀已促征軺言由盛  
府豈謂俯回眷念特貶函封幸趨拜之匪遥固欣

銘之舉集

副使回去日不經歷州軍遠迎

右琦啓此者祇奉朝綸出修鄰聘過承厚念遐枉  
芳題載欽冲挹之私但積悚截之素

大使回諸州回日遠迎

右琦啓此者拭玉修歡甫成於聘禮回轅卽路再  
歷於名藩豈謂殊私先貽妙翰仰荷遜勤之旨豈  
勝銘悚之懷

副使



右琦此者已達聘儀再由郡境修名致謁卽叙於  
賓儀馳使裁緘過悖於主禮仰欽勤重彌積覲銘  
大使回天雄軍澶州并二運使回日遠迎  
右琦此者持玉幣以出疆甫成聘禮駐旌輶而就  
館再展賓儀豈謂過沐隆慈曲頒尊翰荷愛存之  
期至固兢刻以兼懷

大使去日回滑州書

右琦啓此者恭持信幣言聘殊隣幸弭蓋於邑居  
徒晞風於府署敢期英念遐枉珍題犒行之禮甚

豐服惠之誠益著尚遙披奉彌積傾瞻

白溝謝筵狀

以下契冊國表狀

歲元更歷時聘講歡展幣以行奉邦儀而載爾謁  
關而問推宴禮以兼優仰荷眷私彌增感抃

新城謝撫問表

祗膺恩撫伏用兢榮中謝竊以獻歲更端睦鄰修  
好致比年之禮式謹於葵章慰行路之勤曲形於  
嘉問仰承渥惠增紀愚衷

燕京謝酒果狀



拭玉申歡受書將命顧都城之詔歷承醴齊之載  
加仍兼遠實之珍益甚使輶之寵仰懷恩錫第極  
悚截

澶州謝湯藥表

寵賚有加感悰彌至中謝竊以聘儀爲重敢懷蒙  
犯之勞藥劑稱珍曲示慰安之禮仰恩輝之下暨  
顧行色以增和上戴慈仁彌深感服

副使

猥荷鴻私曲頒靈劑中謝伏以歡降講好獲參

介之行上藥均和處沐蠲疴之賜載欽惠貺徒積  
兢銘

中京謝皮褐衣物等表

袵膺恩檢就賜玆裘被寵無常撫躬增惕中謝伏  
念寶隣唇協信幣交修屬冬律之方嚴眷使輶而  
加念式頒寒服益示至慈逮茲駟隸之行亦均輕  
暖之賜欽承厚禮實感卅悰

謝館宴狀

都畿爰止方循卽館之儀牢醴具陳亟荷宴賓之



禮仰鴻私之曲被銘丹慙以良深

謝簽賜酒食狀

璧琮申聘甫及於名都有驛均恩俄推於厚賚仰  
欽慈渥但激鄙悰

謝酒果狀

乘輅講好授館修儀猥荷眷秩荐推恩賜載挹醇  
醪之味仍均芳實之珍優禮所加悚銘斯至

謝春盤幡勝狀

綖律回春青陽戒節鏤勝術遵於俗尚雕盤榮錫

於時珍上荷恩私至深銘刻

謝生餼狀

旌輶就館方展於聘儀牢積在庭爰豐於餼禮仰  
銜恩惠伏積乾銘

謝射弓筵狀

百名將聘式奉於鄰歡五善講儀恭陪於射禮仍  
浹示慈之宴彌欽觀德之容上戴恩私伏增銘悚

謝餞筵狀

扶臂修歡既講聘儀之重回轅即路仍推宴餞之



私荷恩惠之載周在感榮之無至

回燕玉狀

玉幣申歡獲將於慶禮椒蘭飲德即奉於英標豈  
謂殊私先貽妙翰載認摛勤之旨伏深感著之懷

副使

參奉聘儀謹修鄰好言由盛府將奉溫儀認誼禮  
之載加辱榮緘之見問其為悚荷眉既敷陳

回中京留守狀

載旌將命方塵于隰之行促駕經塗載仰維垣之

重敢期英念先枉珍函認誼禮之彌加固銘懷而  
斯在

副使

獲貳使軺嗣修時聘屆名城之甚邇沐芳翰之見  
臨為禮至優感懷增厚

謝燕王請赴筵狀

受書講信方歷於名都折俎申歡過悖於厚禮仍  
貽芳翰曲示寵招即諧歡奉之私但切欣銘之素

副使



參持慶幣獲屆樂都過形削牘之勤曲示犒賓之  
禮載欽嘉召彌極感悰

謝中京留守請赴筵狀

適停輶馭甫憇都城俄推置醴之勤仍沐裁絨之  
召永言銘載豈易述宣

副使

修聘寶隣停驂會府處承芳檢曲示寵招荷士禮  
之載豐真感懷而增厚

謝中京留守餞送狀

年聘成儀使旌復命都城就館重煩延接之私祖  
帳飛觴彌示眷勤之厚仰欽優待增極鄙悰

副使

獲馳介乘欽奉鄰歡方揭節以言還沫至郊而為  
餞感藏斯至染述爰周

謝燕王餞送狀

已達聘儀再由都會荷眷勤之彌渥加宴餞以過  
豐其在銘懷固非勝道

副使



參修聘問回歷都畿處修祖道之儀實厚送賓之  
禮其為悚佩無假開陳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九

宋韓琦雜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書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琦啟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  
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  
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為疑及閱尹氏姪子辨列  
則皆琦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



矣甚善琦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  
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為文  
字垂于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琦復何言琦  
又嘗接師魯言以為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  
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  
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  
行狀與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後世  
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  
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

盡所蘊譎非其罪而死又為平生相知者所  
賢行狀必不昧于地下矣實善人之宜不幸也且前  
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况無假于  
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賈真死則加惡以  
避堂此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  
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  
之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為交友者不得無過今  
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  
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後  
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  
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  
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于世矣幸甚幸甚

叙先考金公遺事與尹龍圖書

琦啟今歲始於相州安陽之新安村距祖塋三十



里得地吉以明年二月奉考妣以降諸喪歸葬焉  
孝子之心必求世之高才大筆以志不朽惟先君  
官民次序暨從政迹則有司封兄先著行狀及及  
國史所記不敢復述今載考家牒詢諸老舊得先  
君之遺事繼而書之以備論譔先君之先深州博  
野人也自李唐以來世以官學知名曾祖留辭皇  
任真定府藪城今祖璆皇任廣晉府永濟縣令父  
構皇任太子中允贈工部尚書皇五年秋璿忝貳  
樞筦繼以郊恩得追寵三代永濟府君贈太子太

保夫人史氏贈北海郡夫人尚書贈太子太傅夫  
人李氏贈趙郡太夫人即晉相李公崧之嫡女也  
先君贈太師夫人羅氏贈仁壽郡太夫人即故大  
諫廷吉之女鄴王之孫也始太師高祖成德軍節  
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義賓富有  
文行值唐僖宗朝王室多故遂優游鄉里悔道自  
養時鎮師王紹鼎知其名厚加禮辟起參幕之任  
逮子景崇襲鎮以巢寇亂糾檄隣道圖勤王之舉  
庶子盡所籌畫卒成其功生二子與諸姪俱有才



名更為中令常山王鎔賓屬故鎔府衣冠之盛冠  
於一時長子定辭鎮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  
郎中次郎鼓城府君也祠部屬文最贍貫達古今  
嘗聘燕師劉仁恭與仁恭幕吏馬或賦詩有癡龍  
銀筆之句當世推其博覽鼓城早亡真定亂太保  
舉族之趙郡之贊皇篤志嗜學尤工歌詩鎮師范  
延光知之歷補深異屬邑主簿丞又撰真定府衙  
推後李公崧徐公台符有鄉曲游學之舊皆歷貴  
仕以太保未達為愧方交薦于朝而太保病不起

故徐哀而作詩曰亨旻何事教埋玉朋友無由繼  
斷金足見相得之深也而李公以弟義士女歸于  
太傅當周晉二朝屢從藩府之辟長於書奏得唐  
李義山之體嘗為具清河宰受署之日作條教揭  
榜以諭縣民其畧有枉法擾人之事斷腕不行養  
民恤物之方疾心是念之誥故子孫為吏祖其廉  
愛之法後徙家相臺開寶末終康州牧太師即其  
第三子也故為相州安陽人太師美鬚髯狀貌奇  
偉立朝挺特搢紳聳仰外寬內恕雖在家未嘗見



喜愠之色出入衢肆目不妄視在相幕時年亦壯  
里人有同其出戲於衆曰今日得韓公左右顧我  
當為爾曹具有酒其嚴重如此生平不喜任知數  
與人言必盡出肺腑性至孝自幼孤見事二親有  
祿以養者則法然終日痛已無及力紹先業年十  
九登進士甲科聲稱烜赫仕漸達諸親率均俸周  
急不聞踈近以是家無餘財姑姊數人孀且老悉  
奉以歸事之甚恭為其男女婚嫁又與之營薄業  
使足以濟其終而後已訓諸子要令自取祿仕屢

經恩得任子皆抑而不奏仁壽或以為言大師曰  
兒曹有官在身便謂榮官可不勞而得廢學矣俟  
其藝業有所取奏之何晚故身歿之後三子皆白  
丁法掾兄用遺奏始得出身凡莅官大抵以愛利  
為本奉身廉約於民無毫髮之擾所去人思之罷  
泉南行次建州傳舍而終衆人聞之罷市奔赴慟  
泣於靈所競為佛事以報焉公早以方正才敏為  
神宗所知亟被揀擢留計省凡八任不令補外數  
欲大用為忌者所抑而止至黃德祥符間趣向淺



與時背又任直與當權者不合遂守道卒進無所  
屈撓以至於亡小子罪釁至重切失所天尚不能  
記顏面之髣髴治行之美蓋十石得其一二又先  
君章疏文集先為河陽法掾無所掌及物故嫂辛  
氏盡攜以歸其家後失之不復得故紀述之際實  
多漏略甚可痛也今遠日有期矣思老於文而相  
知深者無出師魯是以不遠千里遣門人  
揚生奉書請銘惟賢者鑒此勤懇毋讓

獻所業上兩府啟

右瑋啟瑋聞鬻幣帝於千金誠乖自見薦朽株於  
萬乘允賴先容其選<sup>有</sup>懦微材崎嶇末宦久滯涸涸  
於窮路思振拔於滄塗而欲望緝蕪編輕塵藻鑿

希眇昧之成飾俟獎勗以增榮雷門銜布鼓之音  
固非量力溝木亨犧樽之用或預掄材恭惟某官  
名擅八區體兼四業含辰象之秀德作社稷之元  
龜仁克五色之雲鬱為天瑞夏<sup>南</sup>九州之鼎洞察  
神姦聳環翠以熙朝鼓懿文飾緯俗以遠慮深籌  
宣國美以清徽雅準鎮時風泰階之平六符陰陽  
克順洪鈞之陶萬類勤植無私而自寅亮聖明處  
恭機密運尊主庇民之策推懷仁輔義之誠魏相  
持衡海內歸於禮讓李膺當位天下宗其楷模睿



眷致隆巖瞻載協用能三精昭泰百度熙康贊瑤  
極以增輝幹璿樞而自正凡居鎔造孰不傾頤如  
瑋者質異湘林器同屈瓠有斷斷守善之誚無超  
超拔俗之名腹背之毛豈飛翔之足用圈牢之物  
雖視息以何為矧惟越在稚年奄丁先罰關漸詩  
庭之訓居罹磬室之負徒以篤志紉圖游精翰墨  
念家世衣冠之後慕門藩筆紙之勤然而擿埴易  
迷滯隔多失見豺而戰在考實以終疲畫虎不成  
幾失真而增累欲狗及親之祿彌專賤辭之心幸

以國家朝物著明車書混一興禮學而陶遠踈軒  
冕以崇賢舉宗周論士之科獻能式叙啟炎漢得  
人之路署行駢臻濫充秀於神畿獲程文於禁坐  
誤中乙觀之選叨塵甲等之榮匠局參司侯封贊  
部曾微連最之效偶違尸官之允方代戍瓜倏悲  
風樹暨奄終於喪紀復再齒於仕途所宜匿景下  
流牽絲外屏樂詠中和之職處修愛利之經伏遇  
瑋官揮沐 施仁虛襟好善沛商霖而作潤煦鄰  
律以為暄瑋是敢勉贄斐狂直干鈞重猪苓馬勃



庶米掇之未遺蟲臂鼠肝亦生成而盡在僅借卿  
雲之惠實逾寵紱之褒內揆僭差徒深悚汗

謝直集賢院啟

右琦啓伏奉制命蒙恩授前件官克職者麟殿飛  
綏驟玷登瀛之列鷲雍縹組猥參鳴玉之行荷慈  
渥之至優揆孱軀而罔指寵靈攸暨榮悖交深竊  
以璧府二星燦天章而盡在羲圖八象示帝籍之  
有開考段篆之相訟憲豐規而失紹聲名浸盛朝  
物增輝所以周法命官志四方於外史漢庭典秘

講六藝於名儒伯陽推藏室之賢子雲富天祿之  
業逮開元之創曆啟麗正以崇英用能演暢鴻猷  
詳延碩彥奮三長之懿譽釋四部之群疑矧屬魏  
煥丁辰熙淳闡化修應古念舊之則備紀言書事  
之官委閣盈輜洞分於寶蘊懷鉛抱槧遴集於珍  
群加祿廩之載豐峻負程而式叙諒匪才謨博瞻  
器識淵宏茂學際于天人精思絢乎道德叔駿之  
居祕省自成十典之文仲思之在宣明克定五家  
之說則曷以採竒禹穴邁直嚴廬騰筴翰墨之林



接武鴻鸞之堂苟從虛授實洗清塗如璚者嘉善  
無稱冥頑有素招叔夜煩踈之累負延之隘薄之  
譏徒以紱冕承家綈紉勵業捐繻待貴妄跋於清  
芬束髮從師常希於善教茅堅學治姪務允宗偶  
嗣聖之凝圖肇臨軒而策秀四門啟籥幽陋必甄  
數路得人庶良並進幸升名於貢牒獲較藝於宸  
庭曾微揆藻之工誤中決科之選樂士敢先於隗  
始飛聲辱在於虛前匠監為僚侯封贊部自省公  
而賦政常蠲瘼以疚懷千室鳴絃豈布中和之頌

一官爲集坐隳述作之勤當奉計以言旋遂遭憂  
而去職員未百里何追顧復之恩泣血三年絕念  
寵榮之事見鞞盡傷於藥棘窮詩旨廢於蓼莪圭  
簪易遷衣冠倏變賢入趨於法座獲再齒於官曹  
誠欲晦跡下流宣勞外役決水冀蘇於涸射隱情  
慮諷於寒蟬是用妄緝蕪編輕塵乙覽處明縉於  
宰府諧給札於尚方玉署沉嚴鼇峯邃密奉淵題  
而思軋睇俄景以魂馳賦乞一聯豈擅凌雲之氣  
詩成三刻難借鏤月之才矧是蒙姿復肩郡雋青



錢禹選互振於英辭，碩鼠五能空呈於短技，在道  
妍之無取，誠報罷之是宜，豈其神造曲成，文衡協  
正，謂鈇刀騁利，足參赤董之精，瓦缶揚音，或繼黃  
鐘之韻，故得容臺命秩，冊府登榮，同蕪野之盛儀，  
玩金縢之秘謀，雖文史足用，慙無更借之能，而英  
俊並遊，竊效救生之樂，被旌收之不次，知題拂之  
有因此，蓋伏遇某官粉澤帝謨，埴篲律霈，五潢  
之靈澗，加一字之殊褒，鍛羽將沉，巫假鵬霄之翼，  
寒萋未變，潛回鳳律之春，是使幽蹤叨塵，臚仕敢  
不編摩，勗志忠蓋，存誠循考，父之益恭，究黃香之  
未覩，獻奇文於東觀，力慕前修，抽靈匱於祕宮，更  
精博習，上荅高柔之惠，次酬獎拔之私，過此以還，  
未知所措

又

右瑒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克職者蕪野參司書山，  
筮跡荷寵靈之不次，積震懼以無後，竊以天祿崇  
英，啟漢家之全盛，瀛洲命俊，贊唐室之重熙，必資  
開敏之才，用闡洪寧之化，苟容虛授，實浼清塗，如



琦者嘉善無稱冥頑有素幸對休明之世猥塵高  
妙之科丞匠監以為僚佐藩條而莅政方膺成代  
遽執親喪顧尺景之易馳念素冠之倏變暨詣陞  
見再齒官曹妄陳奏御之篇願賜程書之覽蘭臺  
給札玉署摘毫慙翫骸以非工諒未甄而何取豈  
謂文衡辨等禁坐宣慈驟進秩於容臺俾細書於  
祕殿內循忝冒抑自品題此蓋伏遇某官嶰律回  
春星潢灑潤曲借齒牙之論潛加紱冕之褒是使  
孱蹤亦叨殊命敢不摩編勗志忠藎存誠上酌天

覆之仁次答已知之惠

謝知制誥啟

琦啓伏奉制命特授前件職者諫囊陳事將隨厥  
官詞掖升宗遽冒其寵恩出非望懼無所從竊以  
朝家之光典誥為重出令不復而猶汗當謹其初  
受命明之而如緡貴通乎體向匪代推傑筆名聳  
珍群省樹不言謹而無漏吏書將廢敏且有餘則  
何以徊翔清切之司演裁深厚之訓申嚴百揆鼓  
舞萬方在選之艱非才孰稱如琦者人評素下門



緒本孤早承先模得拜素業章句所守大道弗明  
篆刻之為壯夫攸耻幸屬叢雲啓且舞翟右文與  
上計以偕來預中搢之親策優塵辭等出倅郡條  
瓜戍及期方諧受代棘人懷痛茲用去官逮於終  
喪勉而還職獲踐圖書之秘府旋嬰管庫之冗曹  
越去儒英之躔其後俗吏之役內史之治式于庶  
邦司會之聯均乎衆用繼被使煩之任皆無舉最  
之稱犬子倦游後傷四壁仲容思出欣假一麾輒  
抗章而自陳亟為郡而獲請上方垂意治本樂聞

善規訕狂心容芻蕘盡抹留克諫署之缺專責官  
箴之勤荷知特殊惟死圖報不虞摩上之過第竭  
愛君之心鮑宣之疏少文汲黯之言甚戇矜其任  
直謂傾愚者之忠惡彼用方或陷凶人之口倏踰  
歲閏無補朝猷縱寬田舍之誅宜取士師之黜豈  
謂聖宸揀善賢弼推公擢躋西省之居重汚高門  
之地內循叨竊抑有寅緣此蓋伏遇某官左右昌  
朝翼宣至化協助蕃莪之育遐資美實之和陶冶  
所宜不私於器輪轅之道各盡其材是使孤生亦



塵清貫謹當飭躬無怠砥節自修祇循四禁之文  
緬究三盤之範精述作之旨雖難與於古侷謹操  
履之常誓不牽於時變粗弭食浮之謗仰冀鑄造  
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復官啟

右琦啟伏蒙聖恩特授前件官者以罪徙邊本惟  
勸後推恩復秩是亦責功寵踰所涯感繼以泣伏  
念琦學惟滯固性實樸忠偶竊榮科逐塵膺仕有  
憂國奉公之志無干時求進之心誤被聖知遊膺

器使而自貶羗背惠師府擇人不圖下材擢贊西  
畧習俎豆之事焉可語兵服夙夜之勞豈忘思職  
寸勤未立大咎已彰當隴坻之撫師會允渠之入  
寇亟呼諸將躬諭密謀但襲歸塗勿迎銳氣何偏  
裨之競奮非節度之所從一至敗亡上挫威武世  
情樂禍讒誘互興天量包荒含容至廣薄示貶官  
之典尚叨補郡之行惟秦之雄為塞甚重雜俗易  
變編氓久疲象務必親庶將補過群言未弭孰敢  
求伸豈謂當宸矜愚出綸頒命特申昭洗俾復舊



聯退量忝冒之由誠出死存之賜此蓋伏遇某官  
翼藩帝室左右皇猷惇著莪樂育之仁惜蟠木先  
容之惠是令棄物獲踐顯階謹當策勵驚材激揚  
壯節臨難無免有死而不回隱情以虞固圉而加  
謹一成拙效少荅至公

謝觀察使啟

右琦伏奉制命授前件官者責之扞敵思正寵名  
委以察廬遽辭近職思靈所被感媿無懷伏念琦  
出於單門素無佗技偶塵科選遂竊榮階不能從

儒英之游自求安逸而乃親俗吏之事力奮愚勤  
誤膺聖知繼被煩使惟許國之願效實當宁之可  
知而自羗醜肆狂天兵議伐首參經畫備歷險艱  
暨降守於塞垣愈罄宣於忠力寸功未立罷數游  
加驟分連帥之權彌聳戎行之觀雖衆人之論謂  
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寇讐未殄兵  
調方興宵旰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  
甘心矧清詔以宣風寧忘樂職內惟忝冒全出獎  
延此蓋伏遇某官助樂育之仁奉仰成之治文武



協弛張之道邊鄙有左右之臣是使孱庸累叨甄  
獎敢不講求多筭審定全謀勵貔虎之雄師逐蚊  
蚋之兇黨夙夜以報幾錄於微勞衡跼惟公幸還  
於舊物唯堅介節上荅宗工

上大各知府王龍圖啟

右璫伏念鄉者獲預府僚備觀神政次公精力在  
靡密之必行廣漢推誠縱僵仆而何避碩鼠之能  
甚短慶雲之覆彌光屬茲全魏之封式重北門之  
寄聿來威望實賴綏寧暨增秩以云征固戀軒之

罔及會補計庭之缺方迷吏凡之繁奏託殆踈覲  
頽滋厚近者敢謂弗遺冗迹特墜鈞函寵眷未移  
尚記原箚之舊褒言載美更踰魯衮之榮玩誦以  
還銘藏至永仰計奉細書而流愛蠲衆瘼以寧人  
臨 夏有方御和臻粹恭惟某官忠清毓操明哲  
保躬早逢吉於亨期荐騰羗於顯著才猷益劭簡  
注致隆而自尹正玉畿恢張治具姦訛自息不煩  
鈎距之能犴獄無寃動協寬餘之禁矧是兩河之  
要居爲萬督之防生版阜昌使輶旁午暨副任良



之典往宣鎮谷之風偃息為藩詎癸歌壺之樂彌  
綸作輔卽居槐鼎之崇唯祈上為邦家精調寢悟

代張若谷密學謝啟

右璿啟伏奉制命云云者禁坐推恩曲加於散質  
樞廷寓直驟玷於榮資荷寵典之載優撫孱軀而  
自媿竊以國家順稽古道仰憲先猷必登用於瓌  
才俾雍容於近列諒匪行能純正業履清修富惟  
壘之高謀蘊天人之妙識則曷以揚旌旰仕注意  
嚴宸參夙夜宥密之微預朝夕論思之末苟從虛

授宜卹群言如璿者學昧經綸氣非宏拔偃革幸  
丁於休運飛綏久冒於清塗平子佐時安明於遠  
畧世英補過粗整於勤誠拙效自伸殊聞莫著屢  
副百城之寄繼特八使之權賢知惠民固乏野王  
之詠澄清攬轡從希孟博之風何旒宸之念庸復  
江淮之領漕未豐年蓄餼計庭析毫無言事之  
功發刃寡投虛之利旋分漢竹出守并門俯塞堠  
以開疆控股肱而作鎮布中和之頌但樂於熙朝  
宣愛利之經寧蠲於衆瘼暨終歲課獲覲宸闈奉



三尺以評刑方遵審謹贊萬機而補職遽荷甄陞  
遂得密侍清光峻躋頭著接武瀛僊之品從聳觀閨  
彥之行內省寅緣實資甄獎此蓋伏遇某官闡隆  
蕭畫翊輔堯仁寒谷成暄咸均於煦嫗大均播物  
畢遂於蕃滋是令平進之流亦被殊常之澤敢不  
虔修國檢恪奉官箴順禮文造膝之規謹易道失  
身之誡上荅雲天之造次酬槐鼎之私過此以還  
未知所措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啟

右琦啓伏念琦選懦微才羈孤散質逢宸樂仕刻  
意修方誤著片勤累塵公薦盡名無取浮食益彰  
爰自罷隸周垞出參漢竹幸賴景皇容覆真宰矜  
全粗逃隳政之尤再易凋年之律而復門衰祚薄  
福鮮釁多鶉居坐困於羨藜鴻序奄悲於風樹棄  
芻委路分爲樵櫟之資芘械升詩絕希薪樵之用  
阻覲延賢之館踈馳奏記之誠蓋擯迹之至勞懼  
黷尊而取戾茲者敢謂台光下矚鈞誨猥頒裸夷  
式賁於龍章寵踰褒紱陰谷重回於鳳律煦及寒



芟捧函增耀於宗閭報德誓捐於軀命此蓋伏遇  
某官調元履哲當軸盡規居承天象極之崇闡揮  
沐吐殮之惠樊仲之彌縫袞闕允緝洪猷平咸之  
保又王家宏恢全業凡屬在鎔之品咸膺造物之  
仁是致愚駑曲加存勗輟射方諧於決潤死灰猶  
望於重然敢不謹布民經恭持國檢滯涸窮路偶  
延九死之期振拔滂塗實賴一陶之化

代崔勅寺丞謝轉官啓

右琦伏蒙聖慈授前件官者十詮筭課奏最無聞

九棘詳刑推恩載渥荷寵靈之曲被撫頑固以彌  
兢竊以國家詔爵惟公懋官有典樂賢興詠育材  
之道斯隆責實申規畫餅之名不用諒匪行能純  
備業履清修竒謀精究於吏方雅望素高於人聽  
則何以密預山公之啓過垂魯國之褒力致榮塗  
坐階臚仕苟從虛授宜恤羣言如琦者凡偶無堪  
羈孤自進鉛刀一割雖磨鈍以終疲碩鼠五能蓋  
爲技之皆下徒以家承紱冕學勵縹緗遇聖旦之  
右文齒士鄉而論秀楓宸較藝叨遂於決科羽檄



從軍遽諧於策仕粗伸拙者之效敢期國士之知  
屢易歲芳免罹官謗暨考庸於選部復泐牒於近  
藩儉府依蓮奚彰於治迹融章薦鶚亟奉於言揚  
逮引對於天墀俾聯榮於月寺幕中參畫罷裁飛  
箭之書膝下承歡兼慰循陔之養此蓋伏遇某官  
嚶枯振蕙獎善居懷特先蟠木之容大借卿雲之  
蔭疲驚倍價時加剪拂之私寒谷爲暄潛煦厚均  
之律致茲蕞質猥玷徽章謹當恪守朝經祇循士  
檢佩韋絃而作誠舉務協中飲冰蘖以存誠動思

絜矩上荅乾坤之施次翺卯翼之仁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九終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

宋韓琦維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啓

昭文相公

以下十啓  
代司封兄

右璫近覩進奏院狀報伏審某官肅奉制榮加  
寵典恭惟慶尉竊以登槐鼎之任注意斯崇躍龍  
鳳之池褒賢式重而况翼宣盛美扶助神靈昭成  
弼亮之勲顯對洪寧之運駢膺異數胥協至公伏



以某官茂德鎮時純誠體國負尊主安民之業持  
秉鈞當軸之權而自位冠中階功先上衮三辰順  
歷慶調燮以凝猷萬物遂宜致幾康而洽詠果見  
巖瞻增聳棟用彌隆嘉黃閣之奮庸峻紫垣而命  
秩憲侯修職方興禮讓之風禁仲幹邦永著將明  
之效琦夙叨鈞照適繫郡條燕賀屢以居多徒深  
竊抃金在鎔而罔間更仰裁成

集賢相公

右珣近覩進奏院狀報伏審某官爾奉堯綸再調

商鼎恭惟慶尉竊以乾台上炳衆仰於三階宰府  
中嚴位尊乎四近矧復素惇體貌勳繫諮諏示  
注意之莫先顯奮庸之彌劬爰推異數允屬宗工  
伏以某官廟器淵宏棟材隆厚茂著直方之德遐  
恢燕翼之謀嚮者成務機衡均榮屏翰九河疏潤  
方惠俗以凝猷十衆宣威存陪京而作鎮用能兩  
宮踞寵百辟具瞻既增秩於天臺復兼榮於書殿  
山甫將明之業大憲周邦鄴侯信謹之規永寧漢  
室曲加台照屢賜齒憐疲馬戀軒莫展馳驅之效



大鈞播物更資甄造之仁

中丞

右琦自審光膺節召入覲帝暉三獨坐之持綱允  
歸素望七誨臣之命秩駢集茂恩顧惟滯涸之蹤  
適困沉迷之務尋踈奏記但頌得賢恭惟執邦憲  
以不回輯天祺而載厚伏以某官材推棟幹德重  
縉紳負經世之沉謀對彌文之景運而自首居雋  
選高視貴塗益注意於凝嚴游奮庸於中外尚抑  
燮調之任方居彈擊之司蹇蹇王臣式著匪躬之

節赫赫師尹佇符維石之瞻內揆單平永希甄育

轉運賀冬

右琦伏以魏亞歲朝魯書雲物清臺考雜候之課  
瑞協珠躔黃鍾推六氣之元溫來鳳律恭惟某官  
才謀秀博風宇踈凝隆禁坐之眷推奉使臺之經  
計懿綱盡舉徽績彌光踐長方戒於靈辰席寵行  
躋於近著琦猥居慶蔭僻守陋封修府謁以尚齋  
頌神釐之益固

洪州知府學士



右琦伏念恪職方州搖旌府署顧休文之薄宦幾  
歎崎嶇仰彥輔之高天阻披滄溘屢更芳籥闕貢  
單亟矧曠度之斯容諒孱蹤之未棄緬惟布寬書  
而有裕暢和液以昏寧恭以某官器宇閎深機靈  
奕邁存幹流錢之利聊專分虎之權恢牧人御衆  
之才適蠲衆瘼應開德宜符之耀行副具瞻琦早  
序後陳正遙卿蔭懷風企德空馳託素之誠彈冠  
振衣翹俟褒賢之命更冀順茲暄律精保粹襟

昭文相公

右琦伏念琦僻分封守越在江壖仰符耀之熒煌  
徒希委照觀槐庭之邃密莫效趨隅恭惟副兩宮  
求治之懷舉三事調元之職休祺協茂羨實增和  
伏以某官燕翼凝猷柔嘉蘊德胡公作輔天下仰  
於中庸魏相持衡海內歸於禮讓聿樹鴻鈞之化  
永隆巖石之瞻伏祈上為廟廊俯遵時令萬機兢  
業更賴於弼成五福康寧彌資於嚮用

集賢相公

右琦啟伏念邈守淮藩坐移春律曠時修問益懼



瀆尊以日傾心徒知蔭德仰計弼成天下之務勤  
宣堂上之謀中外以安福嘏增厚恭惟某官以文  
武之材臻世治以公輔之量鎮時風一人倚為股  
肱四海望為霖雨唯均調於寢膳以保乂於邦家  
禱頌之誠倍百常品

學士

右琦伏念典城攸繫蔭宇尚賒登元禮之門早承  
於容接閱公幹之簿方歎於沉迷久踈託素之儀  
第積懷風之想仰計燕居多俗雅履悖和伏以

某官志度淵英器懷沉密襲充問之善慶騰歷塊  
之修塗紬石室之文方凝懃效沛楓宸之寵行踐  
貴階更祈順春簫之載暄保神襟而自重

安撫待劄

右琦伏審某官高擁使輅遠緹淮服徇行風俗究  
民瘼以咸蠲宣布詔書迪宸恩而載厚恭惟上副  
穆清之念適居蒙犯之勞粹韻救寧冲祺舉集琦  
猥分州任僻介江壖企雲蔭以非爇卜郊迎而在  
通更祈俯顧時令精調寐興



鄂州知郡郎中

右琦伏念匪遙英範熟聽休聲公幹之簿沉迷適  
嗟堆案彥輔之天澄澈莫遂披雲豈謂猥沐降慈  
存貽芳訊認遜勤之載厚實兢佩以徒深恭惟樹  
風愛以彌敦 固禎祥而恊茂伏以某官才謀博  
瞻韻字踈凝楓宸夙厚於眷懷竹使聊膺於寄任  
布六條而問俗已浹殊聞走三節以奉朝行躋近  
列顧韶妍之向慕接談對以尚賒倍冀珍顧式符  
虔頌

狀元大著學

古琦伏念屬自淮南砥鼎接仙馭之靈蹤頡陰聚  
星闕朋簪之勝會悵一官之異守憑尺素以幾稀  
企德懷風惟日為歲而復門衰祚薄途齋命屯合  
符方代於瓜期毀背遷羅於荼苦奉消塵之考曷  
報勿勞託手足之親殆成消瘠繼審踐司文之秘  
署參集雅之雋游迹仰殊遷徙深竊抃緬惟陪豫  
游之多暇介仲社以昏寧伏以某官體淳淑之姿  
負宏傑之氣擅天人之奧學擢對無階揭日月之



大名逢辰自樂方由匠局出贊侯藩隆黼座之汪  
懷應鋒車之趨召亟上十篇之奏旋紆二月之觀  
給筆蘭臺揮鈔玉署漸鴻鸞之黨引籍金閨細龜  
龍之圖影纓麟啟方且儀形閨彥表的書山獻東  
觀之奇文時宜盛德借上林之全樹密占芳栢佇  
見賢頌筆興帝墳增煩飛翠縷而拖鳴玉坐跋亨  
衢登紫闥而侍北辰日承清燕允彰環望式慰輿  
情琦早序後陳喜聞嘉遇莊瀆載運諒翔鷄以何  
攀原野未遺異七箬之在念尚遼疑拜良切傾顛

詳議啟丞

右琦伏念屬自禁座掄材接荀龍之懿躡侯封贊  
守邀于駟之高阨拜風格之攸踈鬱心靈而茅極  
官曹是繫客素罕憑重以謏薄之材屯慶尤甚適  
及戍瓜之代遽纏風樹之悲泣血未停凋年已逝  
仰計首公暇豫味道粹寧伏以某官志度淵失才  
謨高正早飛翹於膺任亟騰逸於亨衢三尺特存  
務究寬賒之法九清沛寵行躋顯近之班魚富狀  
元學士乙奏尚方試言早樂陟仙瀛之秘局造蓬



署之清資錢萬選以馳聲式欽嘉遇弁一彈而樂  
用彌積歡悰尚阻披承莫加頤衛

淄州知郡學士

右琦伏念昨以絕奉循陔之養遠依同氣之親邈  
在淮壖曼遙鈴府王粲自離於荆洎無所銷憂患  
施力視於濠魚未能知樂屬衰麻之在疾固鱗翼  
之罕憑敢謂弗替厚憐遠頌珍誨欽奉降挹第極  
覲藏備聆政迹推優神襟集慶恭以某官負宏傑  
之器稟醇和之靈式縻鳳署之英才暨委虎符之

重寄杜氏以夾河為郡交喧愛樹之謠揚君以垂  
組夸鄉俯接維桑之地惠利已凝於殊績麗鴻將  
沛於茂恩深冀遵調少符願繫

運使郎中

右琦伏念昨者執豈背之喪因而去職覲棠跼之  
戚久矣離群邈眷魚梁謀飛鷁擢屬揚舲於楚甸  
偶按郡於海瀕冒柴毀之容敢修名而致謁擴  
淵回之度俄坐傳以見延使旆言旋賓壙再伏承  
顧眄而倍價被獎勅以增榮旨酒嘉散辱弁堂而



示禮犀舟勁楫伴破浪以無虞荷博濟之惟優固  
厚銘而斯極茹茶攸切奏記有稽恭以某官球序  
融輝嶽神鐘秀對文物歲筵之運挺棟梁磔柯之  
材聿奉帝俞出分邦漕范滂以登車攬轡自肅提  
封桑羊以據相運籌行膺懋寵更新俯順氣序謹  
調寢興

楚州知郡都官

右琦伏以昨以絕奉循陔之養遠依同氣之親幸  
假道於懿藩得趨隅於盛府造敷寵迓增紀愚

秉倚廬之念方深奏記之儀僅闕緬許樹教條而  
流愛固祥履以延禧恭惟某官稟醇和之靈厚寬  
中之性臺閣夙推於素譽搢紳咸挹於高芬式奉  
帝俞顯分邦寄仲寶之若有神道必研輕重之幾  
子幹以深達故冝居存清靜之務惠利已凝於殊  
績龐鴻將沛於茂恩仰冀遵調少符瞻頤

海州知郡都官

右琦伏念倚廬增歎趨府愛賒音驛馳誠懼沉波  
之未達風旌結念固引領以方勞緬惟政績茂宣



襟靈協暢伏以某官冲純毓德愛利凝猷富經國  
之遠圖抱牧民之良幹剖符統務式彰文記之英  
才增秩賜金佇舉考宜之故事春序融爍賓墀阻  
修善遵願衛之方少緩瞻顯之素

宿刑同判屯田

古琦伏念披樂令之雲天方遙恪對御謝庭之蘭  
玉仍接媵聯屬衰杖之疾懷關飛鱗之託訊緬計  
樹風多裕履道彌冲伏以某官理擅民宗才經世  
務應積星之上列贊分虎之近邦揉水銷金聊宣

於善化舒紳緩佩行陟於近司屬夏茂之有初美  
天倪之是保

秀才 杜

琦啟蘭薰菊耀久挹於高芬玉潤冰清仍聯於茂  
族眷羨彊之甚適貢柔荊以僅踈屬在哀筮殊非  
簡傲仰計貴陰勵業毓性特和秀才即狀元繡  
組成文珪璋範德早副命鄉之薦尚淹搏海之程  
矧國家魏煥宣猷暉昌啟旦崇英逸偉方求應務  
之才發策決科佇塞祥賢之詔更希願衛式慰傾



祈

轉運司部

古琦伏念邇者幸屬天倫遠分郡政方謀趨治旋  
會按行暨獲趨塵亟承款揖載荷優隆之賜永銘  
頑固之懷仰振舉於列城諒便蕃於景福恭惟某  
官才謨緯世望實光區總善部於中臺幹要權於  
外計聿豐經用載洽殊聞孟博持綱清詔克申旣  
雅志千秋作輔富民行啟於真封更祈順嚴律之  
有初迪粹襟而自重

撫州臨川知縣寺丞

右琦伏念屬自禁座拾材誤竦前芻之誚候藩公  
牒遽參剖竹之榮窘若官游邈焉風會加以門衰  
祈薄途泰命也合符將覲於芝庭累釁亟延於萱  
背羈孤至此言叙何從荐易芳年踈馳短札豈謂  
猥蒙冲眷遐枉珍題荷降挹之兼常第刻著之惟  
永仰計首公多裕毓性惇 且伏以某官德牧瑞  
儀韶英正韻適分曹於棘署聊賦政於雷封千室  
鳴絃已布阜安之化四門啓籥方延駿茂之才希



順廻於粹襟佇頭登於貴任其為企頌曷既剖陳

光州知郡狀元學士

右琦早者寓跡中州趨塵上館文暢之才具美載  
挹英風相如之騎甚都繼臨窮巷暨首涂之斯迫  
卜齋刺以莫遑近審光奉綈章顯分符寄適黃堂  
之視政諒素履以惇和恭惟某官桂苑橫飛蓬  
山獨步鑿局尚於夷遠思理稟於清純前賈席以  
問釐方隆寵遇厭嚴出守暫遂便藩已鳴千  
室之絃亟成旬日之車趣召行膺用板之恩

鳳掖司言竚演明緡之命更祈冲衛式副虔誠

明州同判也田

右琦啓伏自纒棘餘生再塵於仕籍菁莪善育猥  
廁於英游顧亥豕之末分復管庫之為役神標邈  
爾俗狀紛然欲一致緘滕少導悃臆其如休直相  
半出納互繁陳孟公之口占胡能有意陶冲衛之  
言荅豈逮如流矧通怒之可詳匪怠驚之加責恭  
惟中和舉職愛利及民當九夏敲炎之辰輯五福  
康寧之用伏以某官天才開敏氣宇踈明暫關掌



於郡條已著開於風迹庖劓載發適彰投刃之功  
漢席方虛彌渴受釐之對卽膺迅召入選近班川  
塗阻長圭簞遷賀首公之外繕性是宜

相州知府學士

右琦伏念屬自某官輟從劇任出鎮名藩懷綏之  
鄉固篤於時寵歌襦載路諒洽於民歡仰惟化醇  
俗以惟和輯純禧而益厚伏以某官才謀自任強  
濟有聞荐總要權居成懿運計籌而商利克羨  
邦財奉使竹以班條方隆政迹佇沛麗鴻之寵入

歸嚴迹之班惟冀順時少符延想

舒州知郡郎中

右琦言伏念自某官辭計部之繁領州符之重遽  
茲摻袂俄及凋年致問絕踈馳情罔暇恭惟政發  
其譽化醇於民坐致卒簡之風舉集冲休之福某  
官器德兼幼才謀自高早推應務之能游被使煩  
之寄居聞異最勤振淑聲求名部以班條方資偃  
息委紕書而被寵卽覲凝嚴惟希善養粹和少符

詹詠



狀元正言學士

右琦伏念自審某官陟岵纏悲棄官行服悵便風  
之寂爾奉慰劑以闕如復以守藏所縻繼日鮮暇  
望神襟而曼越矣俗狀以空疲雖欲一致緘滕少  
導惘臆其如筦庫之任米鹽甚繁窘於五木之拘  
涸若百函之意諒寬明之可悉匪大驚以見尤恭  
惟眷律布和家居鮮味雖孝思之罔極在禮典之  
不踰佇見隙駟終祥詔鳳申渥入踐雍容之列峻  
陞清切之司川塗阻長圭簫遷逝善為開抑勉自

保頤

楚州知郡都宮

右琦伏念竊吹書山月甚空疎之誚搖旂郡閣坐  
違英絢之姿矧惟蘭玉之親仍締葭葦之援馳誠  
僅闕負刺彌兢恭惟觀省民風惇 明治體當砥  
節首公之暇得餐和履順之宜伏以某官性行淑  
均才謨高正應積星之上列持分虎之要權熊軾  
班春已洽愛棠之詠鳳書申寵行膺用板之恩更  
祈順韶律之惟和迪粹襟而自重



運使學士

右琦伏念時駟易馳神峯曼鬪抗塵容而自效煩  
使增勞具短札以為儀空函罕致諒茲寬悉必怒  
頑疎近者輒上奏封懇圖州任天仁從欲適下於  
俞音諫局俗負俄膺於渥命退惟冒寵誠出更評  
豈謂過沐周勤特須誨檢曲形悖借第積覲藏  
仰繩部之多餘固逆釐之彌厚伏以某官才謨敏  
贍識局該明兼資鯁亮之風簡在顯昂之眷暫膺  
溫詔移總懿綱八使申威已振澄清之譽九年足

用即觀紅腐之饒矧洽殊聞行躋近列肇升嚴律  
增企雋游萬善道願少符言頌

江西運使兵部

右琦伏念倏睽粹度俄及蕭辰歲補無才方懼尸  
官之誦澄清在望已隆按部之風近者伏審三載  
疇庸五兵峻秩凡叨契愛之分舉增驩懌之標恭  
惟經畫多餘釐祥茂集某官沉明毓性端亮馳稱  
攬轡申威大康於遠俗析毫商利彌衍於宏謀佇  
成績之有喜聽褒恩之在適唯祈順序少慰剋誠



壽州知府學士

右琦伏自某官輟從劇任榮領使藩顧箴補之無  
才日慙充位仰寬明之樹化時用偃風雅踈裁記  
之誠增彼離群之恨緬計布民經而有裕丁凜序  
之云初塗誦載觀神登舉集恭以某官才猷自任  
端介不回早從仙室之游暫奉使輿之寄閑闕而  
治方從偃息之懷趨節以朝行被褒優之命伏冀  
俯順氣候精加葆調

知府密學

右琦啟琦屬者誤被宸恩擢司朝會演帝綸之重  
方媿空踈備使隰之行遽叨簡任某榮甚過所貴  
未勝辭避莫從憂惕兼至暨治裝之云迫實裁記  
之未遑蓋主上以仁治中區惠先遠俗勤詢歲旱  
貽惻聖衷慮生籍之流庸傷物價之騰躍雖歌禱  
之化固久服於民心而乘傳所過庶咸知於上意  
適兼程而虔命將入境以傾風散調猥沐殊私疊  
貽精翰仰認履謙之德舉增為感之懷款奉有期  
瞻杵無已



永興招討大尉

琦啟此者誤膺朝選叨戴使權蔭德有階是為天  
幸度才無補第恤人言嘗裁記以通誠即治裝而  
引道已度嶠函之險式瞻奏雍之雄掃舍人之門  
將修府謁啟元戎之乘佇託車塵欣望所深實倍  
冀等

又

琦啟屬者暫違節下入奏廷中遠將聞之謀確符  
於上意願柄臣之論盡協於前籌奉成笑以出都

指歸涂而促駕屢承教問曲示眷存內惟鄙庸敢  
忘兢荷崇郊在望已及於提封蓮府多賢即陪於  
高議

又

琦啟保邊無狀被責為宜忽奉詔函俾趨宸闕顧  
勲庸而何有矧疆場之未寧累上奏封願留職任  
至誠斯切成命莫回雖軺傳之載馳但心顏而自  
媿豈謂不忘齒記先貶教亟過悖愛獎之私益  
重謙尊之德此益某官翊隆大業稱引後生詔嘗



備於屬僚每借言於公論致茲虜瑣誤玷寵光期  
入覲於威顏方再陳於讓懇未遑多叙後積厚銘

軒州赴上謝兩府

右琦啓近奉勅移知軒州軍州事已於今日五日  
到任上訖淮南善地所寄已優浹上名藩被恩彌  
重內惟過幸誠出先容此蓋伏遇某官以道佐時  
以仁恕物軫其踈外曲有借憐致茲易地之行實  
亞陪京之近敢不心存愛利力服忠勤劬師循吏  
之為庶答大鈞之造

乞致政上二相

冒榮過分得失早衰雖叨鄉里之為州柰苦膏肓  
之肆梗不求安退是速陰誅比瀝血以奏討頌賜  
骸而執第愚誠已至天意未回此蓋伏遇某官道  
輔唐虞德高夔契以萬物遂宜為至樂以一夫不  
獲為深憂幸此孤孱嘗攀雅舊敢望察其素實閔  
以病軀謂力丐於休閒知事非於矯妄特加公論  
曲賜先容述真懇於上前必垂恩可救餘生於言  
下實賴矜全內惟犬馬之殘年曷報埏鍤之大惠



本書如此

